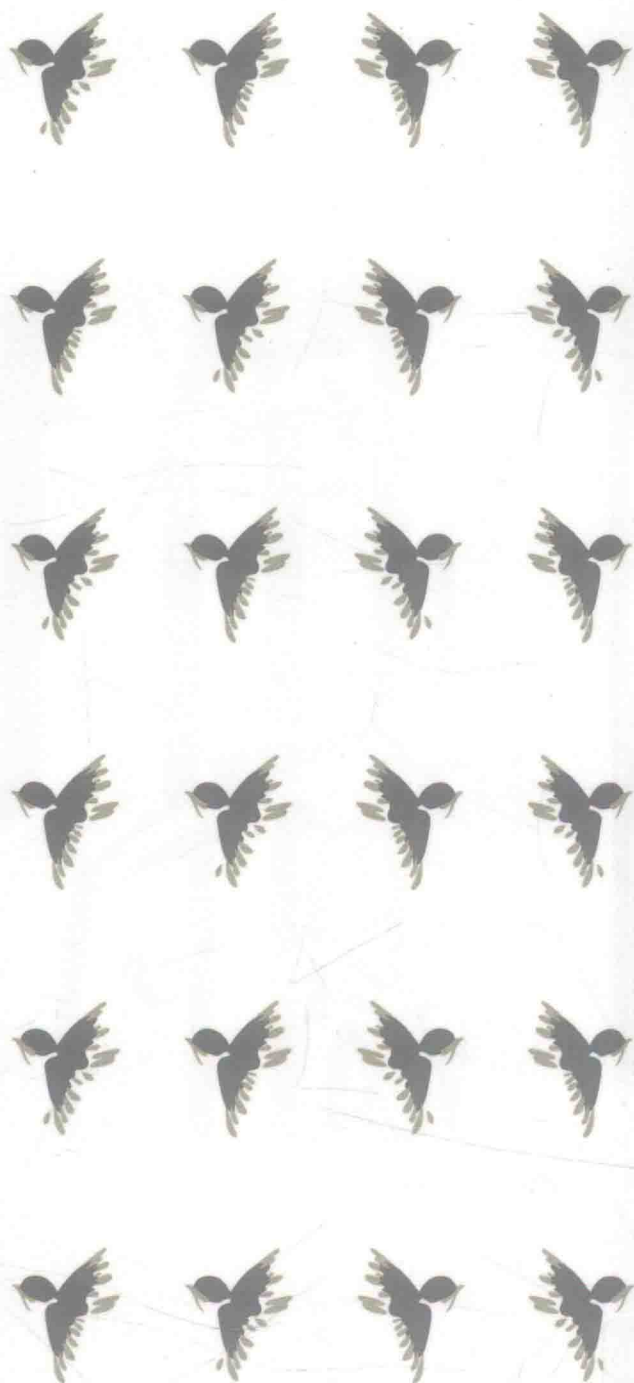


對節

劉以鬯



對倒

劉以鬯

對倒

作 者 劉以鬯
總編輯 周易正
責任編輯 華郁芳
註解審訂 蕭欣浩、宋子江
文字編輯 廖伊淇
美術設計 廖犇
版型設計 黃鈺茹
排 版 bear工作室
印 刷 崎威彩藝
行銷企劃 許雅琇
行銷業務 李玉華、謝婉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對倒 / 劉以鬯作. -- 初版. -- 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2015.10
面；公分

ISBN 978-986-92141-2-4(精裝)

857.63

104018643

版 次 二〇一五年十月初版一刷
定 價 四〇〇元
I S B N 9789869214124

出版者 行人文化實驗室（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廖美立
地 址 台北市北平東路二十號十樓
電 話 +886-2-2395-8665
傳 真 +886-2-2395-8579
網 址 <http://flaneur.tw>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 +886-2-8990-2588

目錄

新版前記

序

《對倒》短篇小說

《對倒》長篇小說

53 11 09 05

對倒

劉以鬯

目錄

新版前記

序

《對倒》短篇小說

《對倒》長篇小說

53 11 09 05

新版前記

劉以鬯

《對倒》在《星島晚報》發表後，隔了二十年才由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由於《對倒》是一部沒有故事的小說，很難引起讀者的注意與興趣，文聯出版公司刊行此書，印數很少，即使斷市也不考慮再版。

因此，《對倒》在書市消失一個時期後，幾乎被人遺忘了，使我擔憂《對倒》會被時間淘汰。

意想不到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忽然接到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林承璜先生寄來一封信和一本

《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中國卷）》。

林先生在信中這樣寫：『我社副社長林秀平要我告訴您，您的大作《對倒》收入《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中國卷）》……』。

這是好消息，使我十分高興。翻閱這本厚厚的選集時，讀到了楊義先生在《編選者序》中對《對倒》的評語：

『港臺一些出色的小說家對審美形式的追求，簡直稱得上嘔心瀝血。劉以鬯的《對倒》以敘事結構形式作為題目。結構形式的靈感來自作者買到一枚一正一負對倒相連的郵票，它描寫香港鬧市大

街上一個老者滿懷憶舊情緒，一個少女滿懷浪漫的世俗理想，從街道兩端相對行走，對街頭櫺窗和風波做出或憶舊的、或浪漫的不同聯想，最終不期而遇地走進電影院鄰座和公園的同一張椅子，相互間又做着風馬牛不相及的猜測。這種把意識流手法用於陌生人街頭對行，從而產生隔代人不同心態的強烈對比的敘事謀略，實在是匠心獨到的創造。」

讀過楊義先生的評語，很希望《對倒》能有重印的機會，最好在香港出版。

儘管我的主觀願望相當堅強，客觀上卻很難取得實現願望的條件，唯有等待機會。

半年前，新加坡作家謝克來信告訴我：《對倒》不但入選西北大學出版社刊印的《二十世紀中

國短篇小說精選》第一冊；而且還入選上海大學出版刊印的《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第四卷。

從這種情形來看，《對倒》縱無市場價值，卻能在斷市時得到學者的重視，顯示存活條件並未完全消失。

二〇〇〇年六月，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驀地發生：我不再處理辦了十五年半的《香港文學》（月刊）的事務。

失去《香港文學》後，情緒低落，內心空虛恍惚，做什麼都提不起勁。

朋友們知道這件事後，紛紛寫信給我，打電話給我，勸我不要氣餒，勸我繼續在坎坷的文學道路上行走。尤其黃東濤、蔡瑞芬夫婦知道我心情煩亂，走來太古城邀我茶敘，建議為我出版三本新書。

東濤的建議，令我看到了藍天。我很興奮，隨即要求先出《對倒》，將長、短篇《對倒》合在

一起，加上各地學者、作家的評論，結成《對倒》香港版。

二〇〇九年，梁秉鈞（也斯）和黃勁輝舉辦「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會議，邀請十多位來自各地的學者參與。其中東京大學的林少陽教授、茨城大學的西野由希子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的羅貴祥教授及香港教育學院的陳智德教授等，都有文章分析《對倒》，並且有不少新論。《對倒》看來在廿一世紀，仍受到學者的重視，而且不限於香港。黃勁輝提議，可以為我開拍一齣個人的紀錄片，接觸更多不同地方的讀者。

黃勁輝和黃淑嫻四方籌謀集資，一共花了六年時間製作，完成片長約兩小時的影片《1978》。儘管製作條件困難，編導團隊依然能夠排除萬難，走遍上海、新加坡及香港三地拍攝，得到不錯的成果，內容很真實。感謝黃勁輝與黃淑嫻一直以來給我的支持。

電影公映前，黃勁輝提議在臺灣行人出版社出《酒徒》與《對倒》，其中《對倒》是首次在臺灣出版。

這樣，《對倒》臺灣版便誕生了。

《對倒》原稿約十一萬字，是篇幅較短的長篇小說；一九七五年也斯約我為《四季》雜誌寫稿，我將《對倒》改為短篇小說。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也斯不幸離開了，十分惋惜。這本書特別紀念也斯。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序

劉以鬯

《對倒》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在香港《星島晚報·星晚版》連載，約十一萬字，是篇幅較短的長篇小說。

寫這部小說的促動因素是兩枚相連的郵票：一九七二年，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華郵拍賣，我投得「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雙連，十分高興。郵票寄到後，我再用放大鏡仔細察看這雙連票的圖案與品相，產生了用「對倒」方式寫小說的動機。「對倒」是郵學上的名詞，譯自法文 *Tete-Beche*，指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

用一正一負的方式寫小說，會形成「雙線並行發展」的另一種「雙線格局」。這種寫法，雖然可以充分發揮對比的作用，卻不易構成吸引讀者的興味線。香港報紙的負責人多數重視經濟效益，刊登的連載小說必須有離奇曲折或纏綿悱惻的情節去吸引讀者追讀，像《對倒》這樣沒有糾葛的小說，縱有新意，（至少我自己認為這是嘗試性的寫法，）也不可能得到報館方面的讚許。因此，寫了一百多天（每天一千字），我將它結束了。

一九七五年，也斯約我為《四季》雜誌寫稿，我將《對倒》改寫為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對倒》在《四季》發表後，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本橋春光將它譯成日文，收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中；李文靜（Nancy Li）將它譯成英文，刊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譯叢》（*Renditions*）第二十九、三十期。此外，香港電台電視部戲劇組將它改編為電視劇，由張少馨導演。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歌德學院院長施德立博士（Dr. Erhard Stadler）發起的〈中、德文化交流研討會〉曾討論《對倒》。在研討會土，我告訴與會者：《對倒》在《星島晚報·星晚版》發表的初稿是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對倒》從發表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出書的機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與《四海》雜誌副主編白舒榮肯出版這本沒有市場價值的長篇小說，我衷心感謝他們的幫助。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對倒》短篇小說

一〇二號巴士進入海底隧道時，淳于白想起二十幾年前的事。二十幾年前，香港祇有八十多萬人口；現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萬。許多荒涼的地方，變成熱鬧的徙置區。許多舊樓，變成摩天大廈。他不能忘記二十幾年前從上海搭乘飛機來到香港的情景。當他上飛機時，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腫的皮袍，下機時，卻見到許多香港人祇穿一件白襯衫。這地方的冬天是不太冷的。即使聖誕前夕，仍有人在餐桌邊吃雪糕。淳于白從北方來到香港，正是聖誕前夕。長江以北的戰火越燒越旺。金圓券的狂潮使民眾連氣也透不轉。上海受到戰爭的壓力，在動盪中。許多人都到南方來了。有的在廣州定居，有的選擇香港。淳于白從未到過香港，卻有意移居香港。這樣做，祇有一個理由：港幣是一種穩定的貨幣。淳于白從上海來到香港時。一美元可以兌六港元；現在，祇可以換到五·六二五。

舊樓的木梯大都已被白蟻蛀壞，踏在上面，會發生吱吱的聲響。這些木梯，早該修葺或更換了。不修葺，不更換，因為業主已將這幢戰前的舊樓高價賣給正在大事擴展中的置業公司。這是姨